

卷四

書名 新刊鶴林玉露十八卷 慶長元和間古活字印本
 撰者 宋 羅大經 撰
 卷 卷四
 內容分類 子-雜家-雜說-南宋
 索書號 貴重-32
 編號 C5775400

[彩色首頁1](#)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一

廬陵羅大經 景綸

真正英雄

朱大公告陳同父曰真正大英雄人却從戰之兢

兢論深履薄處做將出來若是氣血麓豪却一點

使著也此論於同父可謂頂門上一鍼矣余觀

不矜不伐愚夫愚婦皆謂一能勝予而鑿龍

明闕明德美功被千萬世周公不驕不吝勞

而東征三年赤寫几々履讒歷變卒安周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57754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32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新刊鶴林玉露十八卷 慶長元和間古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147 瓦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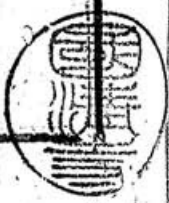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四

廬陵羅大經景綸

養兵

宋韓魏公曰養兵雖非古然亦自有利處議者但謂不如漢唐調兵於民獨不見杜甫石壕吏一篇調兵於民其弊乃如此後世既收拾強悍無賴者養之以為兵良民雖稅歛良厚而終身保骨肉相聚之樂父子兄弟夫婦免生離死別之苦此豈小事魏公此論可謂至當余觀梅聖俞寶死間為葉



生齒乃生之年也
惡兵烏同何也
艾少武老

縣宰詔書令民三十籍之校與長號弓箭手以
備不虞田里騷然聖俞作田家語云誰道田家樂
春稅秋未足里胥叩我門日夕苦煎促盛夏流潦
多白水高於屋水既害我菽蝗又食我粟前月詔
書來生齒復版錄三十籍一壯惡使操弓鞬刃符
令又嚴老吏持鞭扑搜索稚與艾唯存跛無目田
間敢怨嗟父子各悲哭南畝焉可事買箭賣牛犢
愁氣變久雨鎔缶空無粥旨跛不能耕死亡在遲
速我聞誠所慙徒爾叨君祿却誅歸去來刈薪向

深谷又汝墳貧如云汝墳貧家女行哭音悽愴自
言有老父孤獨無丁壯郡吏來何暴縣官不敢抗
督遣勿稽留龍鐘去持杖勤之囑四隣幸願相依
傍適聞閭里歸問訊疑猶強果聞寒雨中僵死壤
河上弱質無以託橫屍無以葬生女不如男雖存
何以當拊膺呼蒼天生死將柰向觀此二十詩與布
壤吏等篇何以異當是時乃太平極盛之時而一
有籍民爲兵之令便覺氣象與天寶相似乃知養
兵之制實萬世之仁而魏公之說不可易也然魏

公既知籍民為兵之害矣而陝西義勇之刺實出於公雖司馬溫公極言其不便竟不為止又何與前言相慶也

天棘

杜詩云江蓮搖白羽天棘帶青絲下句殊不可曉說者曰天棘柳也或曰天門冬也當當作弄既無考據意亦短淺潭浚明嘗為余言此出佛書終南長老入定夢天帝賜以青棘之香蓋言江蓮之香如所叙夢天棘之香爾此詩為僧齊已賦故引此

事余甚喜其說然終未知果出何經近閱葉石林過庭錄亦言此句出佛書則浚明之言宜可信

家乘

山谷晚年作目錄題曰家乘取子寧晉之乘之義謫死宜州永州有唐生者從之遊為之經紀後事收拾遺文獨所謂家乘者倉忙間為人竊去尋訪了不可得後百餘年史衛王當國乃有得之以獻者衛王甚珍之後黃伯庸帥蜀以其為雙押之族乃以贖其行

一說云買賣交易之事亦曰經紀與此相異

經紀後又經言乃后

中興十策

宋建炎中大駕經維揚康伯可上中興十策一請
皇帝設壇與群臣六軍縞素戎服以必兩宮之歸
二請移蹕關中治兵積粟號召兩河為雪耻計東
南不足立事三請略去常制為馬上治用漢故事
選天下英俊日侍左右講求天下利病通達外情
四請河北未陷州郡朝廷不復置吏詔土人自相
推擇各保鄉社以兩軍屯要害為聲援滑州置留
府通接號令五請刪內侍百司州縣冗員文書務

要害乃要於已
而害於敵也

簡實以省財便事六請大赦與民更始前事一切
不問不限文武不次登用以收人心七請北人避
胡挈郡邑南來以從吾君者其首領皆豪傑當待
之以將帥不可指為盜賊八請增損保甲之法團
結山東京東西兩淮之民以備不虞九請講求漢
唐漕運江淮道塗置使以餽關中十請許天下直
言便宜州郡即日繳奏置籍親覽以廣豪傑進用
之路時宰相汪黃輩不能聽用而伯可名聲田是
益著余觀其策正大的確雖李伯紀趙元鎮亦何

以遠過然厥後秦檜當國伯可乃附會求進擢爲
臺卽值慈寧歸養兩宮燕樂伯可專應制爲歌詞
諛艷粉飾於是聲名掃地而世但以比柳耆卿輩
矣檜死伯可亦貶五羊

不死

揚雄經佛告波斯匿王汝年十三時見恒河水與
今無異是汝皮肉雖皺見精不皺以明身有老少
而見精常存身有死生而本性常在也晁文元實
問隱者劉海蟾以不死之道海蟾笑曰人何嘗死

而君乃畏之求生乎所可死者形爾不與形俱滅
者固常在也此理平常理俱異端說得黏皮著骨
如易曰精氣爲物遊魂爲變孟子曰所過者化所
存者神伊川曰堯舜幾千年其心至今在橫渠曰
物之故能過化性之故能存神又曰存吾順事沒
吾寧也說得多少混融

月下傳盃詩

楊誠齋月下傳盃詩云老夫渴急月更急酒落盃
中月先入領取青天併入來和月和天都蘸濕天

既愛酒自古傳月不解飲真浪言舉盃將月一口
吞舉頭見月猶在天老夫大笑問客道月是一團
還兩團酒入詩腸風火發月入詩腸冰雪發一盃
未盡詩已成詩誦向天之亦驚焉知萬古一骸骨
酌酒更吞一團月余年十許歲時侍家君竹谷老
人謁誠齋親聞誠齋誦此詩且曰老夫此作自謂
彷彿李太白

題貧樂圖

徐忠叔題貧樂圖詩首句云迺翁畫灰教兒書嬌

兒赤肝玉雪膚厥妻曝日補破襦弊筐何有金十
奴楊伯子和云三間破屋一床書錦心繡口水肌
膚自紈枯葉作袴襦此君便是長鬚奴玉才臣和
云大兒阻飢頗廢書小兒忍寒粟生膚婦縱有禪
無一襦不敢緣此相庸奴三詩皆佳而後出者尤奇

竹

松柏之貫四時傲雪霜皆自拱把以至合抱惟竹
生長於旬日之間而干霄入雲其挺特堅貞乃與
松柏等此草木靈異之尤者也白樂天東坡穎濱

與近時劉子翬論竹甚詳皆未及此杜少陵詩云
平生憇^息自地必種數竿竹梅聖俞云買山須買泉
種樹須種竹信哉

雍公薦士

虞雍公初除樞密偶至陳丞相應求閣子內見楊
誠齋千慮策讀一篇歎曰東南乃有此人物某初
除合薦兩人當以此人爲首應求道誠齋謁雍公
一見握手如舊誠齋曰相公且子細秀才子口頭
言語豈可便信雍公大笑卒接之登朝誠齋嘗言

此大夫窮達初不必容心其平生不能開口求薦
然薦之改秩者張魏公也薦之立朝者虞雍公也
二公皆蜀人皆非有平生雅故雍公有翹館錄載
當世人物甚詳

詩興

詩莫尚乎興聖人言語亦有專是興者如遊者如
斯夫不啻晝夜山梁雌雉時哉々々無非興也特
不曾隱括協韻爾蓋興者因物感觸言在於此而
意寄於彼玩味乃可識非若賦比之直言其事也

故興多兼比賦之。不兼興古詩皆然。今姑以杜陵詩言之。發潭州云。岸花飛送客。橋燕語留人。蓋因飛花語燕傷人情之薄。言送客留人止有燕與花耳。此賦也。亦興也。若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則賦而非興矣。堂成云。暫止飛鳥將數子。頻來語燕定新巢。蓋因鳥飛燕語而喜已之携雛卜居其樂與之相似。此比也。亦興也。若鴻雁影來聯塞上。鸛鷓飛急到沙頭。則比而非興矣。

荆公議論

檢與諛同作諛
大色藏凶惡
人謂王人

荆公詩云。謀臣本自繫安危。賤妾何能作禍基。但願君王誅宰嚭。不愁官裏有西施。夫姐已者。飛廉惡來之所寄也。麤奴者。聚子膳夫之所寄也。太真者。林甫國忠之所寄也。女寵蟲君心而後。檢士階之以進。依之以安。大臣格君之事。必以遠聲色為第一義。而謂不愁官裏有西施。何哉。范蠡霸越之後。脫屣富貴扁舟五湖。可謂一塵不染矣。然猶挾西施以行。蠶非悅其色也。蓋懼其復以蠶為者。而蟲越則越不可保矣。於是挾之以行。以絕越之禍。

基是蠱雖去越未嘗忘越也曾謂荆公之見而不
及蠱乎惟管仲之告齊桓公以豎刀易牙開方爲
不可用而謂聲色爲不害霸與荆公之論略同其
論商鞅曰今人未可非商鞅之能令政必行夫
二帝三王之政何嘗不行奚獨有取於鞅哉東坡
曰商鞅韓非之刑非舜之刑而所以用刑者則舜
之術也此說猶回護不如荆公之直截無忌憚其
詠昭君曰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推
此言也苟心不相知臣可以叛其君妻可以棄其

夫乎其視白樂天黃金何日贖蛾眉之句真天淵
懸絕也其論馮道曰屈已利人有諸佛菩薩之行唐
質肅折之曰道事十主更四姓安得謂之純臣荆
公乃曰伊尹五就湯五就桀亦可謂之非純臣乎
其強辨如此又曰有伊尹之志則放其君可也有
周公之志則誅其兄可也有周后妃之志則求賢
審官可也似此議論豈特執拗而已真悖理傷道
也荀卿立性惡之論法後王之論李斯得其說遂
以亡秦今荆公議論過於荀卿身試其說天下既

章惇蔡京

降小指李在事

東言年少

老指言蓋云

愛其毒矣章蔡祖其說而推行之加以凶險安得
不產靖康之禍乎荆公論韓信曰貧賤侵陵富貴驕
功名無復在舅堯將軍北面師降虜此事人間又
寂寞論曹參曰束髮山河百戰功白頭富貴亦成
空華堂不著勅歌舞却要區々一老翁二詩意却
甚正然其當國也偏執已見凡諸君子之論一切
指為流俗曾不如韓信之師李左車曹參之師蓋
公又何也

詩禍

揚子幼以南山種豆之句殺其身此詩禍之始也
至於空梁落燕泥之句庭草無人隨意綠之句非
所有譏刺徒以凋斲工巧為暴君所忌嫉至賈奇禍
則詩真可畏哉賈至謁岳州嚴武謫巴州杜少陵
寄詩云賈筆論孤憤嚴君賦幾篇定知深意苦莫
使象人傳貝錦無停織朱絲有斷絃浦鴨防碎首
霜鶻不空拳蓋深戒之句劉禹錫種桃之句不過
感歎之詞耳非甚有所譏刺也然亦不免於遷謫
近世蔡持正數其罪惡雖兩觀之誅亦不為過乃

以車蓋亭絕句謂為譏刺貶新州夫小人無怪也君子當守亦插扶小人之言是以為罪摘抉君子之詩文以為罪乎東坡文章妙絕古今而其病在於譏刺文與可戒以詩云北客若來休問事西湖雖好莫吟詩蓋深恐其賈禍也烏臺之勘赤壁之貶卒於不免觀其獄中詩云夢繞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亦可哀矣然纔出獄使賦詩云却對酒盃疑是夢試拈詩筆已如神略無懲艾之意何也晚年自朱崖量移合浦郭功父寄詩云君恩浩蕩似陽春海外移來住海濱莫向沙邊弄明

荆三芳川泄

月夜深無數採珠人其意亦深矣渡江以來詩禍殆絕唯寶紹間中興江湖集出劉潛夫詩云不是朱三能扈只緣鄭五欠經綸又云東風謬掌花權柄却忌孤高不主張教器之詩云梧桐秋雨何玉府楊柳春風彼相橋曾景建詩云九十日春晴景少一千年事亂時多當國者見而惡之並行貶斥景建布衣也臨川人聽竟論讀春陵死焉其往春陵也作詩曰挾策行々訪楚囚也勝流落嶠南州鬢絲半是身蠶吐襟血全因蜀鳥流徑窄不妨隨繭

栗路長那更聽鈞輶家山千里雲千疊十口生離
兩地愁

功成不受賞

自古豪傑之士立業建功定變弭難大抵以無所
爲而爲之者爲高三代人物固不待言下此如范
蠡霸越而扁舟五湖曾仲連下聊城而辭千金之
謝却帝秦而逃上爵之封張子房顛羸蹶項而飄
然從赤松子遊皆足以高出秦漢人物之上左太
冲詩云功成不受賞長揖歸田廬李太白詩云事

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而世降俗末乃有激變
禍欺君誤國殺人害物以希巧賞者是誠何心哉
是誠何心哉

四老安劉

漢高帝晚歲欲易太子蓋以呂后勢悍惠帝仁柔
爲宗社遠慮初非溺於戚姬之愛而爲是邪謀也
蕭老泉謂帝之以太尉奮周勃及病中欲斬樊噲
皆是知有呂氏之禍可謂識常^帝之心者矣子房曉
人也乃引四皓爲羽翼使帝涕泣悲歌而止帝之



泣豈爲兒女子而泣耶厥後趙王以酖亡惠帝以
憂死向非呂后先祖平勃交驩則劉氏無噍類而
火德灰矣杜牧之所謂四皓安劉是滅劉者誠哉
是言也夫立子以長固萬世之定法然亦有不
容抱者太伯遜而周以興建成立而唐幾危一得一
失蓋可監也夫子善齊威桓首止之盟而美太伯爲
至德蓋善齊威者明萬世之常經也美太伯者示
萬世之通誼也

安子文自贊

安子文與楊巨源李好義合謀誅逆曩旋殺巨源
而專其功父之朝廷疑其跋扈俾師長沙子文盡
室出蜀掌自贊云面目鄒搜行步嘉莠藜人言托住
半周天我道一場真戲要今日到湖南又成一話
靶在長沙計利析秋毫設廳前秦豕成群糞穢狼
藉肥脂則烹而賣之罷鎮捆載歸蜀厥後楊九鼎
在蜀以刻剝致諸軍之怨軍士莫簡倡亂殺九鼎
剖其腹實以金銀曰使其貪腹飽飲時子文家居
散財給士生搗莫簡剖心以祭九鼎迄再平蜀難

釣臺詩

余三十年前於釣臺壁間塵埃漫漶中得一詩云
生涯千頃水雲寬舒卷乾坤一釣竿夢裏偶然伸
隻脚渠知天子是何官不知何人作也句意頗佳
近時載式之詩云萬事無心一釣竿三公不換此
江山當初誤識劉文叔惹起虛名滿世間句雖甚
爽意實未然余考史籍光武儒者也素號謹厚觀
諸母之言可見矣子陵意氣豪邁實人中龍故有
狂奴之稱方其相交於隱約之中傷王室之陵夷

歎海宇之橫潰知光武爲帝曹之英名義甚正所
以激發其志氣而導之以除兇剪逆吹火德於旣
灰者當必有成謀矣異時披圖興歎岸幘迎笑雄
姿英發視向時謹飭之文叔如二人焉子陵實陰
有功於其間天下旣定從容訪帝共榻之卧足加
帝腹情義如此子陵豈以匹夫自嫌而帝亦豈以
萬乘自居哉當是之時而欲使之俛首爲三公宜
其不屑就也史臣不察乃以之與周黨同稱夫周
黨特一隱士耳豈若子陵友真主於潛龍之日而

琢磨講貫隱然有功於中興之業者哉余嘗題釣
臺云平生謹敕劉文叔却與狂奴意氣投激發潛
龍雲雨志了知巧跨鄧元侯講磨潛佐漢中興豈
是空標處士名堪笑史臣無卓識却將周黨與同
稱

來蕪渡

脩水深山間有小溪其渡曰來蕪蓋子由貶高安
監酒時東坡來訪之經過此渡鄉人以為榮故名
以來蕪嗚呼當時小人媒孽摧挫欲置之死地而

其所經過之地溪翁野叟亦以為光華人心是非
之公其不可泯如此所謂石壓笋斜出者是也

一錢斬吏

張珩崖為崇陽令一吏自庫中出視其鬢傍巾下
有一錢詰之乃庫中錢也珩崖命杖之吏勃然曰
一錢何足道乃杖我耶爾能杖我不能斬我也珩
崖接筆判云一日一錢千日一千繩鋸木斷水滴
石穿自杖劔下階斬其首申臺府自劾崇陽人至
今傳之蓋自五代以來軍卒凌將帥胥吏凌長官

餘風至此時猶未盡除。非崖此舉非爲一錢而設。其意深矣。其事偉矣。

馮三元

馮京字當世，鄂州咸寧人。其父商也。壯歲無子，將如京師。其妻授以白金數笏曰：君未有子，可以此爲買妾之資。及至京師，買一妾，立券償錢矣。問妾所自來，涕泣不肯言。因問之，乃言其父有官，因綱運欠折，鬻妾以爲陪償之計。遂惻然，不忍，犯遣還。其父不索其錢，及歸，妻問買妾安在，具告以故。妻

曰：君用心如此，何患無子？居數月，妻有娠，將誕。里中人皆夢鼓吹喧闐，迎狀元京。乃生，家貧甚，讀書於瀟山僧舍。僧有犬，京與其學者烹食之。僧訴之，縣令命作偷狗賊，接筆立成。警聯云：團飯獄引來，喜掉續貂之尾，索絢牽去，驚回顧兔之頭。冷擊節釋之，延之上座。明年遂作三元，有詩號瀟山集。皆其未遇時所作。如琴彈夜月，龍魂冷劍，擊秋風，鬼膽翻吟氣，老懷長斂古，醉胸橫得太行寬，塵埃掉臂離長陌，琴酒和雲入舊山。豐年足酒容身易。

世路無媒著脚難，皆不九。

西山生祠

真西山帥長沙，群人爲立生祠。一夕有大書一詩于壁間者，其辭云：舉世知公不愛名，湘人苦欲置丹青。西天又出一活佛，南極添成兩壽星。幾百年方鍾間氣，八千春頤祝脩齡。不須更作生祠記，四海蒼生口是銘。

廬陵苗鹽

廬陵苗斛元額三十六萬，承平時民戶納苗一斛。

官支與鹽二斗五升，蓋優之也。龍泉太和兩縣去郡差遠，漆支一升，渡江以來非惟官不支鹽，反勒民戶納鹽。由是輸苗一斛者，并鹽爲一斛二斗五升，而兩縣亦皆增納一升。今世和買官不支錢而白取，已爲可怪。若鹽者，乃以其予民之數而爲取民之數，抑又甚矣。然前後牧守不知幾人，曾無一人惻然動心爲之敷奏，蠲閣者是可歎也。

文章邪正

東山先生揚伯子，嘗爲余言：其昔爲宗正丞，與西

山以直院兼玉牒官嘗至其位中見案上有近時人詩文一編西山一見擲之曰宗丞何用看此某悚然問故西山曰此人大非端士筆頭雖寫得數句行所謂木心不正脉理皆邪讀之將恐染神亂志非徒無益某佩服其言再三謝之因言近世知夏英公丁晉公王歧公呂惠卿林子中蔡持正輩亦非無文章然而君子不道者皆以是也

雲日對

葉石林云杜工部詩對偶至嚴而送楊六判官云

假對

子雲清自守今日起爲官獨不相對切意今日字當是令尹字傳寫之訛耳余謂不然此聯之工正爲假雲對日兩句一意乃詩家活法若作令尹字則索然無神夫人能道之矣且送楊姓人故用子雲爲切題豈應又泯然用一令尹耶如次第尋書札呼兒檢贈篇之句亦是假以弟對兒詩家此類甚多

佛本於老莊

道家之教宗老莊其後乃有神仙形解飛昇之說

方士鍊丹葆形之術然老子云吾有大患為吾有
身吾既無身而有何患莊子云予惡乎知悅生之
非惑耶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耶
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霑
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臣共食芻豢而後悔其
泣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又觸
髀謂莊子曰予欲聞死之說乎死無君於上無臣
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倏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
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

為子骨肉肌膚反于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
乎觸髀深嘆感頽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為
人間之勞乎是若莊之意以身為贅以生為苦以
死為樂也今神仙方士乃欲長生不死正與若莊
之說背而馳矣佛家所謂生滅之已寂滅為樂乃
若莊之本意也故老莊與佛元不為一歐陽公云
道家乃貪生之論佛家乃畏死之論此蓋未嘗深
考二家之要指者也老莊何嘗貪生瞿曇何嘗畏
死貪生畏死之說僅足以排方士而已韓文公歐

陽公皆不曾深看佛書故但能攻其皮毛唯朱文
公早年洞究釋氏之首故其言曰佛說盡出老莊
今道家有老莊書不看盡為釋氏竊而用之却去
做^改佛釋氏作經教之屬如清淨消災度人等經摸
擬可笑而北斗經尤鄙俚譬如巨室子弟所有珍
寶悉為人之盜去却去收人家破甕破釜此論窺見
其骨髓矣然非特文公之言為然唐傳變曰佛入
中國熾兒幻夫摸象莊老以文飾之則固已知其
出於莊老矣

猫捕鼠

唐武后斷王后蕭姬之手足置於酒瓮中曰使此
二婢骨醉蕭姬臨死曰願武為鼠吾為猫生之世
世^托托其喉亦可悲矣今俗聞相傳謂猫為天子妃
者蓋本此也予自讀唐史此段每見猫得鼠未嘗
不為之稱快人心之公憤有千萬年而不可磨滅
者嘗有詩云陋室偏遭點^點鼠欺狸奴雖小策勳奇
扼^扼喉莫訝無遺力應記當年骨醉時

轉九鳴鑄

楊東山云九處事須是心如轉九手如鳴鏑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四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五

廬陵羅

大經

景綸

啓運宮望祭殿

福州啓運宮在開元寺有宋七祖藝祖至哲宗御容塑像乃西京陵寢之舊南渡之初迎奉于此時金兵俶擾倉忙之間載以籃輿七乘至今猶存別造朱輦七乘列于殿廡專差中官一員主香火謂之直殿節序朝廷遣快行家賚送香燭帥中與直殿同致祭每位用朱盤列食十數品酒三獻云臨安淨

不許複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